

LUBINXUN PIAOLIUIJI



Daniel

Defoe



鲁滨逊  
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著  
任战熊况 张琳敏◎译

QUANGUO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LUBINXUN PIAOLIJI

# 鲁滨逊

## 漂流记

〔英〕丹尼尔·笛福◎著  
任战熊况张琳敏◎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英)丹尼尔·笛福著;任战,熊况,  
张琳敏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7

(语文新课标指定读物系列)

ISBN 7-5633-5810-2

I. 鲁… II. ①丹… ②任… ③熊… ④张…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303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8.25

字数:190千字

2006年7月第1版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册

定价:13.5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语文新课标指定读物系列

(第一批)

鲁迅杂文名篇

呐喊

朝花夕拾

朱自清散文名篇

论语译注

孟子选注

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

初中生必背古诗文50篇

高中生必背古诗文40篇

谈美

爱的教育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鲁滨逊漂流记

童年

名人传

A vertical stri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contains a series of decorative elements: yellow and orange stars and leaves of various sizes, scattered from top to bottom.

组稿编辑：郑纳新  
责任编辑：张静 张玉琴 武春野  
责任质检：竺金琳  
装帧设计：孙豫苏

## 原作序

如果世界上有哪个人的冒险经历值得书写下来付梓出版,而且会受到读者的喜爱,那么编者认为这部自述就是。

在本书的主人公身上发生了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变数之多,无人能及。

主人公怀着谦卑诚挚之心讲述这个故事,并力求揭示事件中的宗教寓意,以供明智之士训诫他人,同时以此故事来赞颂上帝的无所不在和全知万能。

编者相信这一自述全部属实,绝无编造。正因为如此,编者对其叙述的细节进行改进和润色,不论是对阅读的趣味性而言,还是对读者的训诫作用而言,都不会造成改变。编者认为,把这部自述公诸于众,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了。

# 目 录

|                  |     |
|------------------|-----|
| 原作序 .....        | 1   |
| 出 海 .....        | 1   |
| 落入海盗之手 .....     | 12  |
| 从萨里逃跑 .....      | 17  |
| 我做了巴西种植园主 .....  | 28  |
| 再次出航 .....       | 33  |
| 收获颇丰 .....       | 39  |
| 建造堡垒 .....       | 47  |
| 日 记 .....        | 57  |
| 无心播种 .....       | 63  |
| 初步勘查 .....       | 80  |
| 种粮食 .....        | 86  |
| 穿越大半个岛屿的旅行 ..... | 90  |
| 终日不得闲 .....      | 96  |
| 建造独木舟 .....      | 106 |
| 工作上的进步 .....     | 121 |
| 发现人的脚印 .....     | 130 |
| 海滩上散落的人骨 .....   | 139 |

|                  |     |
|------------------|-----|
| 深居简出 .....       | 147 |
| 船骸 .....         | 156 |
| 初闻人声 .....       | 164 |
| 我叫他星期五 .....     | 173 |
| 我们又做了一条独木舟 ..... | 180 |
| 进攻食人族 .....      | 193 |
| 我们计划去美洲殖民地 ..... | 202 |
| 平息叛乱 .....       | 208 |
| 收复大船 .....       | 224 |
| 重获财产 .....       | 233 |
| 穿越群山 .....       | 241 |
| 重游孤岛 .....       | 252 |

## 出海

1632年，我出生在约克郡的一个富足家庭，然而，我们不是本地人。我父亲来自德国的不来梅，他起初定居在赫尔市，在通过经商挣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资产之后，便放下手头的生意，来到约克郡定居。在那里，他娶了我的母亲，母亲家里的人都姓鲁滨逊，在英国这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家族，于是他们便给我取名为鲁滨逊·克鲁兹纳尔。然而，沿袭英国文字一贯的讹误风格，我的这个名字现在被叫做，不，应该是我们现在自称为，并且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克鲁索”。于是，我的同伴们也都这么叫我。

我有两个哥哥，其中一个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中校，曾经效力于著名的洛加特上校，他后来在敦刻尔克附近的一次对抗西班牙人的战役中牺牲了。至于另外一个哥哥的下落，我也不清楚，就像后来我的父母对我的去向毫不知情一样。

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也没有学过什么行业，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我的脑子里便充满了周游各地的念头。我那年事已高的父亲给我提供了相当全面的教育，他不仅为我请了家庭教师，还送我去上当地的义务学校。他本打算让我学习法律，然而除了航海，什么事情都提不起我的兴趣，这一固执的想法与父亲的意愿——应该说是命令——完全背道而驰，母亲以及朋友们的劝说与恳求也没能让我放弃航海的念头。这种与生俱来的执拗脾气，似乎注定了我此后的悲惨命运。

我的父亲是一位睿智而庄重的人，他预见到了我的计划可能带来风险，并就此向我提出了严肃而中肯的劝告。一天早上，他把我叫到他的房间（父亲有痛风病，行动不便），言辞恳切地忠告了我一番，他问我，除了想要出去瞎转悠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

因促使我想要离开家,离开故乡。倘若留在故乡,我可以倚仗亲友的引荐,通过自身的努力,挣得一笔财富,从此过上安逸而舒适的生活。他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冒险、去创业、选择非同寻常的人生道路而扬名四海的人,要么是贫困潦倒的人,要么是野心勃勃、家财万贯的人。这些人要么来自我不可望及的社会阶层,要么处于比我低许多的阶层,我则处于这两类人之间的那个阶层,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从父亲这么多年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个阶层是世上最好的阶层,这一阶层的人最容易得到幸福,因为他们既不用像那些体力劳动者一样,整日痛苦地劳作,过着艰难、凄惨的生活,也不用像那些上层社会的人一样,终日为充斥着骄奢、野心、嫉妒的生活所困扰。他告诉我,就凭一件事,我便可以看出这个阶层的好处,那便是: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是所有人所嫉妒的,即便是帝王,也会常常嗟叹自己那高贵的出身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他们也常常希望自己出生在介于低贱与高贵之间的中间阶层,那些有智慧的人也纷纷证明,这一阶层的生活状态才是幸福生活的标准,他们总是向神灵祈祷,希望生活不要过于贫困,也不要太过富裕。

他让我再多加观察,这样我便会发现生活的不幸总是停留在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而中间阶层则很少遭遇灾难,他们也不像上、下两个阶层那样,需要面对各种变故。此外,他们也没有多少身体及精神上的病痛;而其他两个阶层则不同,他们要么被奢靡腐败、肆意挥霍的腐朽生活弄得身心交瘁,要么被卖命劳作,缺衣少食的贫困日子折磨得憔悴不堪,这样的生活方式注定他们的身心难以保持健全。中间阶层正好占有了人间的一切优势,能够享受世上的所有乐事。他还告诉我说,安定与富足是中间阶层的随身侍女,遇事不焦躁、处世中庸、生活宁静、身体健康、各种令人愉快的消遣、各种让人称心的享乐,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等阶层的人。这个阶层的人可以安稳顺当地走过人生之路,然后安慰地告别世界,不用为身心的劳累所困扰,也不用为了面包而被人奴役,生活不会艰难,身心不会得不到片刻的安宁和歇息。同时,他们也不会为嫉妒心和野心所驱使,终日追求奢华的事物。他们可

以安逸平稳地度过一生，尽情地体会生活的甜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会将变得越来越深切。

说完这些，他言词恳切地请求我不要意气用事，不要自找苦吃，因为无论从常理上来看，还是从我的家庭阶层来看，我都不必吃苦。我的出身决定了我完全不用去自谋生计，他可以为我安排好一切，努力将我引入他刚才大加赞赏的那个阶层之中。他说假如我以后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也只能怨我的命运或我自己的过错，而他没有半点责任，因为他预见到了我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危害，而且已经就此警告过我。总之，如果我听他的话留在家乡，那他将竭尽全力帮助我，他绝不会鼓励我出去闯荡，免得将来为我的不幸承担责任。最后，他还告诫我不要走我哥哥的老路。他也曾经这样恳切地劝说过我哥哥，让他不要离开家去佛兰德打仗，但他听不进去，凭着年轻人的那股冲劲加入了部队，结果战死沙场。父亲还说 he 虽然会一直为我祈祷，但我如果真的迈出这愚蠢的一步，那么就连上帝也不会保佑我。以后，当一切都无法挽回时，我一定会有大把的时间来反思、来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听他的话。

我事后想起他最后的这几句话，觉得它们确实很有预见性。虽然父亲当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见他边说边流泪，当他提到我那战死的哥哥时，更是泪水汹涌。当他说到我将来会后悔，而且身边不会有人帮助我的时候，甚至都伤心得无法继续再说下去。他说他心里充满了忧虑，无法多说什么了。

我深切地被父亲的话感动了，其实，又有谁在听了这席话之后能不为之动容呢？我决定遵照父亲的意愿，留在家里，再也不去想什么出国闯荡的事情。但是，天！仅仅几天的工夫，我便把这个决定忘得一干二净。简而言之，为了避免父亲再次啰嗦，几个礼拜之后我决定跑得远远的。不过，我并没有在下决心时冲动地立马行动，而是先找到母亲，趁她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告诉她我的脑子里面是周游世界的想法，在实现这些想法之前，我根本不可能安下心来做任何事情，父亲与其阻止我离开家，不如干脆答

应我去实现我的心愿。并且,我已经十八岁了,已经过了学技能或去做律师助手的年龄。如果我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我敢肯定我会半途而废,会在学会之前便从师傅那里逃走,去海上漂泊。但是,倘若她能够说服父亲答应我去航海,等我航海回来之后,觉得航海没意思,那么我一定不会再出去漂泊,并且我保证会加倍努力地工作来弥补因航海而耽误的时间。

这番话令母亲大为光火。她告诉我,她很清楚,和我父亲谈论这类问题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父亲十分清楚怎样做才会对我有好处,他绝对不会同意我去做这种危害自身的事情。还说让她感到意外的是,我在听过父亲那恳切、慈祥的劝说之后,居然还会有这些想法。总而言之,如果我非要自取灭亡,那么谁也不会来帮我,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计划,从她个人的角度来说,她也绝对不会协助我去做这种自我毁灭的事情,我以后也别想说我父亲虽然不同意,但我母亲是赞成的。

虽然母亲拒绝替我去说服父亲,但是,我后来听说,她把我们的这番对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了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忧心忡忡,他叹息着对母亲说:“这孩子如果待在家里,也许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他出去漂泊,那一定会成为世上最悲惨最痛苦的人。我决不能答应他。”

这件事情之后不到一年,我便私自逃走了。在这一年里,家里人几次提议让我去安心做点事业,都被我固执地拒绝了。我还经常与父母争辩,埋怨他们明知我的意愿,却还坚决反对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天,我偶然地去了赫尔市,当时并没有要出走的想法。但我待在那里的时候,我的一位同伴正要搭乘他父亲的船只航行到伦敦去,他以招收水手为名,鼓动我跟他一起去,说是一分钱路费都不收我的。于是我没有询问父母的意见,甚至连信都没有给他们送一封,只是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听我的消息。我也没有祈求上帝的保佑或是父亲的祝福,也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可能的后果,就这样在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的一个不祥的时辰,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船只。我想,没有任何一位年轻的探险者的厄运开始得比我早,持续的时间比我长。船刚刚驶出亨伯湾的

湾口，海面上便刮起了大风，海水涨到了令人惊骇的高度。我从来没有乘过船，此时感到全身有说不出的难受，心里也十分恐惧。这时候我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认为老天这样惩罚我真是公平，谁让我当初自私地离开家，抛弃肩上的责任！此刻，父母的好言相劝、父亲的眼泪、母亲的恳求清楚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的良心（这时它还没有变得像后来那样冥顽不灵）开始谴责我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没有尽到对上帝、对父亲的天职。

这时风刮得更厉害了，我从未涉足的那片大海上翻起了滔天巨浪，虽然这场浪潮和我此后见过的那些巨浪相比，甚至与我几天后看到的那场巨浪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我还是被它们吓住了。毕竟我那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对于航海的事情还一无所知。我觉得每一个浪头都像是要将我们吞噬，每当船只跌入海浪的漩涡里的时候，我都以为它再也起不来了。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我一次次地立下誓言和决心，假如上帝让我侥幸活到这次航海结束，假如我有幸再次踏上陆地，那我一定立即回家，回到父亲的身边，有生之年再也不会来到海上；我一定会听从父亲的劝告，再也不做这种可怕的事情。这时我觉得他对于中间阶级生活状态的看法实在是真知灼见，他这一生过得是多么的安逸，多么的舒适，从来没有遇到过海上的风浪，也没有遭受过陆地上的困苦。我决心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那样，回到父亲的身边。

风浪肆虐之时，这些冷静而明智的想法一直存留在我的脑子里，在那之后，他们确实还逗留了一会。可是第二天，风力便减弱了许多，海面也平静了不少，我于是感觉自己对生活有些适应了。不过，那一整天，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同时还有些晕船。然而夜幕降临时，天气晴朗了许多，风基本上停住了，接替它的是一个美好、迷人的黄昏，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太阳渐渐降下海平面，又在次日清晨同样清晰地看它升起。这时空气里几乎没有一丝风，阳光闪烁在光滑如镜的海面上，我想，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景象。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一点也不觉得晕船了,心情非常愉快。看到那前一天还波涛汹涌的海面一夜之间便变得风平浪静,景色宜人,我感到颇为惊奇。那位怂恿我上船的朋友生怕我还坚持风暴来临时的那些决定,他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问道:“喂,鲍勃,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昨天晚上刮起那股小风儿的时候,你肯定被吓着了,对不对?”“那股小风儿?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反问道,“那是一场风暴。”“风暴?傻瓜,”他答道,“在你看来,那样一阵风就算是风暴吗?得了吧,那根本不算什么!如果我们有一艘好点儿的船,再加上海面宽阔的话,那样一阵风根本可以忽略不计。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也只是个刚上船的水手。鲍勃,来,让我们去喝一碗甜酒,忘掉昨天发生的一切。你看,现在的天气不是很好吗?”为了让我尽快忘记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我们采用了水手们常用的老办法,做了一些甜酒,并且我被灌醉了。那个晚上的堕落行为将我之前所有的悔恨、所有对过去行为的反思、所有对将来的决心统统扼杀掉了。一句话,随着风暴渐渐平息,海面渐渐恢复平静、光滑,我也渐渐恢复了平稳的思绪,忘记了那种生怕被卷入海里的恐惧与担忧,先前的那些对航海的渴望又回来了,而昨天身处险境时立下的种种誓言与决心则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当然,有时那些正经的想法还会回到我的脑海里来,但我试图摆脱它们,让自己远离它们,就好像那些想法将给我带来苦难一样。我和大家一起喝酒、玩乐,很快便控制住了这些念头的卷土重来。和任何一个下定决心不受良心摆布的年轻人一样,我仅仅花了五六天的工夫,便完全战胜了自己的良心。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便注定要再受一次磨难,并且这次磨难完全是我自作自受。因为我如果这次不及时回头的话,那么以后将遇到更加难以承受的灾难,那时即便是世上最坏、最无畏的人也会感到恐惧,也会求饶。

航行的第六天,我们来到了雅茅斯港口。由于当时船只是在逆风行驶,所以那场风暴之后,我们并没有航行多远。我们不得不在这个港口抛锚,接下来的七八天里,风向依然是与航向相逆的西南方向。就在这段时间,许多从新堡开来的船只也走上了与

我们相同的航线,驶进了这个港口,大家都在这里等候顺风,好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不应该在这个港口停留那么久,而应该沿着泰晤士河向上游行驶,但当时风刮得太紧了,而且在我们停留了四五天之后,风变得愈加猛烈。但是这个地方一向被认为是个好港口,而且我们的锚很好,所带的工具也很结实,所以大家都毫不担心,一点也不害怕会有危险,整天照着海上人的方式休息玩乐。然而,第八天上午,风力突然加大了,于是全部船员一起动手,把中桅降了下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捆绑结实,好让我们的船只航行自如。到了中午,海浪卷得更高了,有好几次连船头都没在了水下,有一两次我们甚至以为锚要脱了,于是船主便命令我们将大锚放下水去,就这样我们投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线放到了最长。

这时的风暴确实可以用可怕来形容,我开始注意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写满了惊讶与恐惧。虽然船长正保持十分的警戒,以保证船只的安全,但当他进出船长室,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好几次还是听到他轻声地对自己说着“主啊,请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要完蛋了,我们都要毁灭了”之类的话。在这场纷乱中,我起初表现的甚为愚钝,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船尾的房间里,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难受。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忏悔我的行为,因为我已经开始蔑视、反对这种行为了。我想,我已经体会过一次对死亡的恐惧了,这次也一定会像上次那样,最终平安无事的。但是,正如我刚才所描述的,当船主经过我身边,并喃喃自语我们都要完蛋时,我还是感到了极度的恐惧。我走出房间,朝船外望去,见到了一幅从未见过的可怕景象:每隔三四分钟,便会有一个像山一样高的巨浪砸在我们的船上。我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满眼的惨状:两艘停泊在我们旁边的船,因为负载过重,已经被砍去了桅杆;我们船上还有人惊喊着说:停在我们前方一英里左右的一艘船已经沉没了!还有两艘船因为已经脱了锚,只得冒险向大海驶去,而它们的船体上连一根桅杆都没有了。最为走运的是那些重量轻的小船,它们可以较为轻便地飘浮在海面上,但还是有两三艘这样的小船被风驱赶着行驶在我们旁边,只

挂着角帆便飘向大海。

接近傍晚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都恳求船主允许他们将前桅砍掉,船主不愿意,可是水手长抗议说,如果不这么做,那么船只必将沉没。一听这话,船主只得答应。可是他们将前桅砍去之后,主桅便不像先前那么牢固了,这样一来,船身便摇晃得很厉害,于是他们只得把主桅也砍了,留下一个光秃秃的甲板。

像我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水手,之前遇到一点小风小浪便吓得不得了,如今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可想而知我会是怎么样的心情。事隔这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对于自己在悔过之后却又重生恶念的恐惧比对于死亡的恐惧更甚十倍,这种恐惧和风暴所带来的恐惧夹杂在一起,将我推入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之中。然而更糟的是,看着疯狂肆虐的风暴,连船员们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他们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一场。虽然我们这艘船还算结实,可是它运载了太多货物,此刻又深陷在海水中翻滚,船员们时不时地叫喊着说船要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他们所说的“沉”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我问过别人,才弄明白。那场风暴实在太猛烈了,以至于我见到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情景:船主、水手长,还有其他一些比较理智的人,都在不住地祈祷,时刻担忧船只沉到海底。半夜,有一个特地去船底察看的人叫喊着说船底已经开始漏水;另一个人说,船底已经积了四英寸高的水了。于是,所有人都被叫去抽水。而我一听到那几句话,便觉得万念俱灰,身体不由得往下一仰,从我坐着的床上滚进了船舱里。接着我被船员们唤醒,他们让我一起去抽水,于是我这个以前什么也不会干的新手打起精神,来到水泵旁边,开始卖力地抽起水来。我们正赶着的时候,船主忽然看见几艘小煤船,它们因为经不起暴风的摧残,只得顺势向海上飘去。船主见它们像是要靠近我们,便下令鸣枪,好向它们求救。我当时并不明白鸣枪的含义,还惊恐万分地以为我们的船体已经裂开,或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总之,我又一次晕了过去。这回,大家都只顾着担忧自己的性命,根本没有人管我的死活。不过,倒是有另一个人来接替我抽水,他把我踢到一旁,任由我躺

着。当时我还以为自己死了,过了很久,我才苏醒过来。

虽然我们不停地抽水,船舱里的积水还是不住地上涨,很显然船是要沉了。这时风暴减弱了些许,然而我们的船还是不可能撑到下一个码头。船主只得不停地鸣枪求救,一艘就在我们前面驶出港口的小船听到枪声之后,放下了一艘小艇营救我们。那艘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驶到了我们旁边,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登上它,它也无法靠近我们的船。最后,小艇上的船员们拼命地划着船,冒着生命危险来救我们,我们从船尾扔了一条带浮筒的绳子下去,并把它拉长,小艇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冒险接住了绳子。接着我们努力把小艇拉到了船尾附近,然后统统跳了上去。可是上了小艇之后,他们或我们都没有办法使小艇回到他们的船只那里去,于是我们决定让它自行漂流,并尽力使它靠岸。我们的船主还承诺说,假如小艇靠岸时被撞碎,那么他一定会照价赔偿给他们船主。我们就这样半飘半划地向北边驶去,直到到达温德顿附近,船才靠了岸。

我们登上小艇之后不到一刻钟,便看见自己的那艘船沉了下去。这时,我第一次明白了海上“沉船”的含义。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当船员告诉我船在下沉时,我都没有心情去看。因为那时我与其说是登上了小艇,不如说是被他们扔了上去,我的心已经死了,一方面因为恐惧,一方面因为想到自己未知的未来而忧心不已。

就在这种状态下,小艇上的人还是不停地划船,努力使它靠岸。我们还看到(每当小艇被送上浪尖,我们便能看见岸上的景象),许多人沿着海岸跑过来,以便在我们靠近岸边时帮忙,但是小艇速度太慢了,并且靠不了岸。直到我们将船划过了温特顿的灯塔,海岸由此向西凹进,并向克罗默延伸。这样,陆地挡住了一点风势,我们才得以历经千辛万苦,平安地将船靠了岸。随后,我们步行去了雅茅斯,在那里我们作为落难者,受到了不少关怀,当地的官员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住处,当地的一些商人、船主也对我们照顾有加,我们还得到了一些路费,足够让我们去伦敦,或是回赫尔。